

## 世界共產主義・沒落抑分化？

·下·

楊允瑛譯

原載 Modern Age 九卷三期

## 三 東方與西方霸權的基本特色

自黑魯曉夫上台以來，蘇俄自認其為世界上的兩大支柱之一，同時，這兩極世界的領導者，均係將其權威建立在原子平衡的阻嚇之上。兩極世界的靜態，乃由於兩種不同觀念所形成的同盟組織，採取霸權的領導方式，在相互共存的前提之下所形成，合於革命的兩個世界概念的原則，這種原則，最初是由史達林與Titošević所推論出來的。蘇俄的策略家，希望利用這種動力，以及對禁試條約中某些規則的遵守，來逐漸地削弱他們的敵人，然後，再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在這個兩極世界中，黑魯曉夫會希望自己置身於一個為爭地位而產生的革命戰爭中，結果無論在東方或西方，所採取的態度，都沒有像才開始時那樣的堅定。很明顯的，原子時代的霸權，於發生在歷史上早期的霸權轉變過程是相似的。

霸權經常表現出兩種發展的趨勢。其中之一，是將權力分散，使離心力加強，將某一霸權同盟逐漸分解。另一個趨勢是，將權力作更進一步的集中，組成一個獨斷的集團，最後，在各政府之上，演變成一個霸權的組織，那即是一個帝國。這兩個互相矛盾的發展趨勢與可能性，可相互牽制地繼續存在一段很長的時期。

這兩種趨勢，無論在今日的東方或西方世界中，我們都可看到。而且更進一步的，這兩方面，都正在對那些不屬於任何同盟組織的國家，尤其是未開發的國家，努力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集中化的組織，例如像蘇維埃共產主義集團，如欲使其適應第一種趨勢，自然是十分困難的；即權力分散與多

核心主義。而美國因其本身的內部結構關係，故較易於適應這種趨勢。顯然的，雙方都依靠他們的內部權力組織與外交政策，這種現象，尤其在像蘇俄這種極權國家，更為顯著。一九五六年在波蘭及匈牙利所發生的事件，顯示了蘇俄領導階層對內採用稍為緩和的政策，與給予極權組織政府某種程度的現代化，是很困難的。在同時，對其國外勢力範圍的控制，亦採用較其傳統控制為緩和的方式。一旦企圖作這種調節，控制權將很容易的全部自霸權者的手中溜走。當任何一個屬於同一霸權同盟的政權，主張維護它本身的領導權時，這種控制的本質，將更進一步的被削弱。只要這兩個敵對的中心，為爭取領導權而作的鬥爭一日沒有解決，則霸權同盟中的各個分子變動的可能性亦較多，因為他們想藉此來減少對舊有霸權的依賴性。在這種發展的情勢中，內部加速的轉變與東歐集團中離心力的加強，迫使蘇俄統治者採用和緩的政策。古巴事件之後，這種情勢，促成了羅馬尼亞為反對某些經濟互助會議的決議而發生的叛變，以及給予捷克斯拉夫、匈牙利、保加利亞某些有限度的自由主義化。這種發展由於莫斯科與北平間衝突的惡化以及東歐集團與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兩個領導中心之間，直到如今尚未正式分裂的事實，而受到影響。又由於經濟困難的加深，不但困擾着蘇俄與中共，顯然的在某些高度開發區域，例如捷克斯拉夫，與德國的蘇俄佔領區內，亦受着困擾，因而使問題變得更形複雜。這種情勢，使黑魯曉夫以全力去支持烏布里斯希政權，同時，藉着戈慕卡的協助，以遏止住對波蘭控制的繼續鬆弛。

為了實行這個政策，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二日「德國民主共和國」與蘇俄之間，簽訂了一項條約。就該約中第四條強調重點放在蘇俄佔領區領土的完

整而觀之，這個條約，亦可視為一個担保的條約。Soviet-Sovone 條約，乃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蘇俄與捷克斯拉夫所簽訂的互助條約的延長。預期不久，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蘇俄與波蘭所訂的互助條約，亦將延長。所有這些條約的簽訂，反映出蘇俄致力於在東歐集團中，從事雙邊條約的活動，以增強歐洲中東部分與蘇俄的關係。它們亦顯示出，蘇俄會企圖利用多邊條約使東方集團中的歐洲部分變成爲一個堅強的聯盟，但是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

上面所提到的另外一個趨勢，即權力的集合，可以下面兩種方式來說明：權力的集中，可能包含着整個霸權組織或限於其中的一部。最初企圖將整個西方結合爲一個大西洋聯盟的是甘迺迪總統。雖然自他去世以後，並沒有人再提及他的「大計劃」，但其中所含的大西洋的概念，至今仍舊是存在的。其基本概念乃在聯合北大西洋團體，以美國及歐洲某些「志同道合」的國家爲基礎。以經濟發展的標準及西方國家社會的相同性質而言，如欲組織成大西洋集合體，當無困難。如果在這個方向並未產生良好的成就，則必然是因爲歐洲集合體的步調太緩慢，以及因爲對美國及歐洲應吸收的組成分子持有不同的看法所致——戴高樂對此點即曾表示出許多不同的異見。但，在西歐，某種程度的政治派系及軍事力量正在逐漸的發展中。由於歐洲經濟團體的成就，給予了他們經濟上的支援，這個中心，在大西洋聯盟中，提供了一種均衡的進步，而繼續依賴美國的巨大力量。

與西方世界相反地，蘇俄領導階層，從未致力於結合整個同盟組織，即我們所謂的東方集團，爲一個真正的政治上的同盟，只因爲亞洲人民民主國家，尤其是中共，太落後了。蘇俄會企圖試着將歐洲與東方集團中亞洲地區的經濟水準拉平，因爲如此，可削弱今日蘇俄霸權中所潛伏着的經濟危機。因此，我們可以明瞭，黑魯曉夫爲何將加速結合東方集團中的歐洲部分視爲首要工作，因爲，在歐洲中東部的人民民主國家中，都擁有重要的工業，其中，有些國家的工業發展，較蘇俄更爲進步。歐洲地區，獨自提供了使既存的霸權擴展成爲一個大陸帝國的機會。史達林爲此，會徒然無功，黑魯曉夫則欲以不同的方式去達到這個目的。

黑魯曉夫所設定的目標，在一九六一年蘇聯共黨所採用的黨的新計劃中，已表示得十分明白。它很顯然的表示出了，蘇俄希望在經過一段同盟形式

世界共產主義：沒落抑分化？

的過渡時期之後，再達到聯邦組織的目標。這個聯邦政府，可利用統一的生產計劃，組成一個完整個經濟區域。這種形式的大陸經濟，是希望成立一個單一的輻射中心，但是，只有在一種適當的政治組織中才能達到這個目的，也就是說，要在完成了政治上的結合之後。這種發展，意味着歐洲人民民主國家獨立主權的終止，以及單一日耳曼國家繼續存在的結束。因此，擊敗蘇俄這個併吞的政策，是爲了歐洲中東部人民，德國人民，以及整個西方團體直接共同的利益。雖然，在目前的情勢中，對蘇俄這些懷有野心的計劃，並未呈現出有利的機會，可促使其提早成功，但是，蘇俄對這篇目標的聲明，是相當認真的。以黨的綱領作爲對他們絕對支持的保證，克里姆林宮的新領袖們，將黑魯曉夫的目標，移作了他們自己的目標。

在東方集團中，許多事件，通常是在召集黨第一書記會議或各政府及黨的領袖會議中，作了實際上的決定，這批人，經常在華沙公約組織，以及經濟互助會議正式會期以前，召開會議。那時，整個東方集團，溶解成了一個極爲鬆弛的組織，這些黨的會議，組織了一個臨時的機構，其中包含在蘇俄領導下的歐洲成員，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國。如果說蘇俄霸權聯盟中的這個重要機構，未能完全履行克里姆林宮的願望，其主要原因乃在，這些以前的衛星黨，已轉變成了十分有信心的附屬國。這種關係上的轉變，因中共的反抗蘇聯共黨的專權，與反對黨所追尋的集合政策，而受到了相當的鼓勵。中共要求，每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應以其自己國內的潛力來作爲基本的決定。他們注重創造自足的國家經濟，然而，這樣作，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具體表現而言，並不能算是一個精密的經濟政策。蘇俄盡力遏阻自給自足的發展，例如在羅馬尼亞的情況，被中共指責爲國家利己主義的象徵。像南斯拉夫，中共主張一種共產主義國家的聯邦。這種對多核心主義的支持，顯示出了意見相反的地方，不僅在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教條主義與修正學派之間，在歐洲國家與中共之間亦同。

#### 四 為控制東方集團而發生的匪俄鬥爭

因一九六二年秋天蘇俄在古巴的措施，以及喜馬拉雅山的匪印邊界戰爭這兩件事情發生的結果，加深了中共對蘇俄霸權的反抗。中共渴望着去贏得

「兄弟黨」對他們這種觀點的支持，如果不可能作到這點，則至少應在每個共黨及陣線組織中將他們的同志組織起來成爲另外一派。他們儘力向此目標邁進，在東亞及東南亞最爲成功。在拉丁美洲及非洲，中共亦擁有強大顯著的勢力。在歐洲，有一些小的、分裂的黨派，採納了中共的觀點。

由於篇幅所限，不容許我們詳述匪俄衝突的歷史，這場衝突，是自一九六〇年四月公開化的。下面的文件，可明顯的看出，這兩個具有領導地位的共產政權，他們之間的裂隙，已到了不可彌補的地步：

(一)一九六三年所發表的兩篇猛烈互相攻擊的演說：六月十四日起「毛澤東的二十五篇論文」及七月十四日「蘇聯共黨的公開信」。

(二)此外，尚有六篇政府的聲明，是在雙方發佈了表明態度的基本聲明後所發表的。其後，接着又交換了七件信函，其中，尤其希望能藉着召開一次大會來解決這項衝突。

(三)中共對蘇俄所發表的「公開信」，所作的九篇評論，以及蘇俄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四日以蘇斯洛夫演說的方式所作的有力的反駁，與真理報上多篇的評論。

這些文件，顯示出了理論上的爭執與實際的政治是密切相連的。Richard Löwenthal 曾十分正確的指出過，蘇俄與中共之間，存在着一種理論上的堅強的同盟。當一個同盟，僅因兩個有力的、極權主義的黨的共同理念而形成時，兩個盟國之間，因不和而發生歧見，自然將對這個理論採取不同的解釋。當這種「理論上的爭執」一旦表面化，則對雙方基本政治上歧見的解決，變得更爲困難。自互相傾軋公開之時，共同的理念——這種理念，會形成了同盟基礎的先決條件——必成爲同盟國間論戰的主要目標。國家的利益，即使在論爭之前，即已與理論的要求相左，但現在則將移至衝突中最顯著的地位。具體的爭執，揭露了他們僞言僅在理論上發生了歧見的托辭，這種發展，必然會產生兩個不同的派系，理論上的分裂，乃在所不可避免。莫斯科北平間的衝突過程，直至現在，已顯示出在理論的藉口之下，不僅包含着政治上爭執的具體目標，亦包含着不同的政治概念。北平的絕對正統派，亦即主張侵略理念的陣線，並不意味着中共的外交政策，真正的比目前蘇俄領導階層所施行的外交政策更具侵略性。「共存」政策，使人們產生一種和平的印象，但它決阻止不了黑魯曉夫的修建柏林圍牆及在古巴設立飛彈基

地。黑魯曉夫對中共所提出的指責，並沒有令人滿意的答覆，中共認爲蘇俄對古巴的措施，是政治上的疏忽，那樣做，很容易使世界陷入原子戰爭的漩渦。在黑魯曉夫下台時，蘇斯洛夫亦受到了同樣的指控。

依照莫斯科的看法，認爲國際關係間主要的矛盾，是存在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亦即兩個集團之間的矛盾；東方與西方的衝突。毛澤東則認爲，最重要的矛盾，乃在西方世界內部因利害關係而引起的衝突以及富國與貧國之間的衝突。他曾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的論文，要求這些地區合作，以對抗世界上的兩大強權。其中之一，是以中共領導下的未開發國家所組成，另外一個，則係由「資本主義」的國家組成，像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與日本。

莫斯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與北平顯然不同，因爲蘇俄本身已適應了兩極世界的環境，僅在謀求將現存的勢力均衡現況，逐步的加以變更。蘇俄對「兩個中間地帶」理論的看法，認爲它與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完全相反。毛澤東的理論，有企圖包圍蘇俄之嫌；最使人擔憂的是，未來團結起來的歐洲與遠東勢力，而其中包含着中共與日本的合作。在蘇斯洛夫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四日的演說中，即已表示出了對中共的猜疑，認爲中共甚至將不會反對增進中共與美國之間的關係。

北平要求莫斯科將東方集團與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所有的問題，都賦予共同決定的權利，或者對兩個霸權區域及他們的附屬勢力範圍加以明顯的劃分。如果履行第一個要求，則應以聯合的霸主權，建立起一個雙頭政治，以爲霸權組織的統治機關。履行第二點要求，則應承認分裂乃爲一既成的事實。這二者，對克里姆林宮新的領袖們來說，都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就這方面而言，黑魯曉夫所採用的對付中共的政策，他們是完全贊同的。以蘇斯洛夫爲發言人的思想學派，對黑魯曉夫所提出的主要指責，是針對他的策略與個人的疏忽。由 Marchais 所率領的法共代表團，在克里姆林宮剛換主人時曾訪問過莫斯科，他們所持有的一篇談話報導中，含有下面的一篇聲明：

法國人提到了中共，這次，蘇斯洛夫回答稱：「黑魯曉夫同志對處理共產主義兄弟之間的關係，並未顯示出高超的技巧，但直至目前，就我們看來，他對中共的態度太嫌軟弱了」。

敘述了蘇斯洛夫對黑魯曉夫的指責之後，顯示出這位以前的領袖，被指

控爲曾在對蘇俄不利的情勢中，促使蘇俄與中共之間的衝突至破裂的程度，而且這個政策，亦未獲得其他兄弟黨的支持。一九六三年七月的雙方會談破裂後，黑魯曉夫根本沒有必要去濫予凌辱他的中國客人。在稱毛澤東爲「金菩薩」與「成吉思汗」之後，又將他比喻爲希特勒。攻擊黑魯曉夫最猛烈的一件事，是當匪印邊界糾紛時，黑魯曉夫對印度提供了技術與軍事的援助，雖然，這個政策，對現有的蘇俄與印度之間的友誼關係而言，是相合的，但它對匪俄之間的談判，却大有妨礙。

新的蘇俄領導階層，很明顯的希望將匪俄衝突放在更爲實際的基礎之上，排除所有不快的情緒，但並不影響到基本的重要問題。只要蘇俄仍繼續堅持他們的態度，中共將斷然地繼續反對與西方和解的任何策略，中共對在蘇俄領導下的東歐集團中的任何局部團結，亦採同一態度。而且中共將更進一步的企圖用一切方式去繼續擴張他們在東南亞的勢力。爲了實行這個政策，因此，中共希望在現有的狀態中產生一種變動，故北平從容的採用了與蘇俄公開衝突的政策。北平所以採用這種政策，乃因它能反映出中共的國家利益，以及因爲中共自認負有世界革命使命的意識，對這個使命，對任何一方面而言，都是與莫斯科相等的。

在蘇俄，自西方文化團體中出現的馬克斯主義，與蘇俄的傳統漸漸地溶爲一體，而在史達林主義中，可看出它的極權主義的表現。因此，「反史達林化」不僅包含着極權主義政府的緩和與現代化，亦含有要加強與西方的關係的意義在內。另外一方面，對中共而言，中共所接受的，是史達林式的蘇俄馬克斯主義，毛澤東理論的發展，顯示出逐漸地轉向了一種特殊的中國民族的傳統。這個發展的特徵之一，是想要恢復中國帝國時代固有的領土版圖。這個中國帝國，不僅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國，與唐努吐蕃人民共和國——該國已於一九四四年爲蘇俄所併吞——亦包含了在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及一八八一年所訂的不平等條約下所割讓與帝俄的土地，這些土地，現在是蘇俄遠東省的一部份，其中包括海參威與伯力等城市在內，以及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其首都爲阿拉木圖。據現在才公佈的消息稱，於一九五四年，毛澤東會要求蘇俄將外蒙古歸還中共，但黑魯曉夫沒有同意。在一九六四年七月，與日本社會主義代表的談話中，毛澤東會指責蘇俄併吞並不屬於蘇俄自己的土地，在亞洲與歐洲都是這樣。在這個控訴中，他重申歸還中國帝國時代領土的

要求。毛澤東說：

他們佔據了羅馬尼亞的一部份。他們割走了東德的一部，並且將居民們趕向西部。他們佔據了波蘭的一部，將其併入蘇俄，又將東德的一部份給予波蘭以爲補償。在芬蘭亦發生同樣的情形；他們把所能割據的土地儘量地割據。且有些人曾主張將新疆及阿穆河以北的土地應歸併入蘇俄。蘇俄現在正沿着它的邊境集中軍隊。

這些軍隊的集中，是經過黑魯曉夫批准的，他以公然的威脅來答覆毛澤東對歸還領土的要求。後者製造了一場緊張的情勢，尤其是在沿新疆的邊界一帶。在周恩來與黑魯曉夫的繼承者會談時，北平電台會警告稱，中共反對「任何外國企圖」將新疆分割爲數部分，及煽動分裂主義的陰謀。雙方互相指控侵犯邊界，尤其在中亞的扇形地區，這顯示出了世界上最長的陸地疆界已變得十分不穩定。也就是說，蘇俄已不能再像數年以前那樣，對它背部的安全毫無掛慮了。

蘇俄與中共民族主義間的激烈衝突，部份原因是由於種族的關係，因此，使這兩個強權間的鬥爭，含有某種間歇性的特徵。俄國人十分担心中共在共產主義陣營中挑起各種鬥爭，以收漁翁之利的政策獲得成功，如果中共獲得成功，則世界共產主義將分裂成白種及有色人種兩派，而後者的人數是相當可觀的。中共利用共產主義的陣線組織，如世界和平會議與世界工會聯盟，亦利用中共的東方團體，例如亞非團結會議，中共將其視爲攻擊蘇俄霸權政策的論壇，以及有色人民與白種人民相對抗的地方。這個策略，於一九六四年在阿爾及爾的亞非團結會議中，已表現得十分明顯，那次會議中，曾出現了非常激昂的場面。蘇俄代表團團長、亞洲專家加夫洛夫（Gafarov）在會議結束返國途中經過巴黎時曾說：

你們法國人難道沒有見到中共正在聯合黃種與黑種人民以對抗白種人？你們知否中共的民族社會主義的宣傳是危險的，不僅對蘇俄如此，對歐洲所有的國家亦同。

這證明了中共所謂的正統共產主義與希特勒的民族社會主義實爲一物，中共的這種意圖，已引起大家的注意，證明了莫斯科與北平間的衝突，現在已達到了緊張的程度。

自黑魯曉夫下台後，蘇俄仍希望召開一個新的共黨高階層會議，但很難

期望這次會議能達成對此次論戰和解的任務。甚至由親中共的阿爾巴尼亞共黨所提出的以恢復史達林的地位作為先決條件的要求，亦可能完全不為蘇俄的新領導階層所接受。此外又對國際間的安全及原子武器等問題，亦發生了許多歧見。中共指控蘇俄聯合華盛頓、新德里、以及布爾格萊德，組成一個「邪惡的同盟」，以與北平相敵對，因此，蘇俄公然地違犯了一九五〇年所訂的中蘇同盟條約。黑魯曉夫致力於達成以維持現狀為基礎，而與美國作全球性的相安共存的目的，對此，中共認為是企圖阻止他們達到他們的民族社會主義的目標，尤其是對征服台灣。為了實現它擴張的野心，中共正在盡一切努力以期儘速發展成爲一個原子武力的國家。中共在擁有了原子武器之後，在以非原子武器所發生的衝突中，可將其數字上佔優勢的人力加以利用。在腦海中有了這個目標之後，毛澤東經常毫無理由的對黑魯曉夫所贊成的世界性的縮減軍備加以反對，雖然蘇俄領袖們的「和平主義」很明顯的只是爲了宣傳而已。

自黑魯曉夫下台之後，蘇俄仍未改變儘可能的將中共摒棄於原子俱樂部之外的政策。蘇俄的領袖們，唯恐支持中共獲得原子武器後，將使德國及日本亦獲得原子裝備。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曾答允協助中共發展核子武器；但並未實踐它的諾言。雖然中共終於在黑魯曉夫下台前不久，成功地爆炸了它的第一顆原子彈，但它如果要變成一個像英國或法國這樣的原子國家，尚需要一段很長的時期。中共試驗原子武器，在心理上所發生的影響力，不可低估，尤其對有色民族的人民。

## 五 共產主義分裂的影響

莫斯科與北平間的衝突，對世界共產主義的命運而言，較布爾格萊德與莫斯科間的爭持，更具有深遠的影響。在這兩次事件中，權力的鬥爭與智識上及理論上的原則爭論，均緊相連接。現在試舉其一例，蘇聯共產黨會被攻擊爲蘇俄的國家黨，此外，在另外一種情形之下，它的威信又被指責爲共產主義「世界教堂」的聖言。這些情形，形成了一個最明顯的結果，那就是團結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與唯一的東方集團已不復存在了。世界共產主義分裂成爲兩個陣營，圍繞着兩個領導中心，對任何事件，都持以兩種不同的看法。特別具有吸引力的改良共產主義，正在整個共產主義世界中日漸增長。共

產主義的「世界教堂」，被分裂成了三個學派，除了謹守他們的某些「基本教條」外，他們之間，並沒有任何共同的特質。

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之後，以這兩個正統派的首都爲中心，形成了兩個霸權同盟。但組織上的最後分裂，至今尚未發生。這種情況，可以之與一九〇三年「布爾雪維克」與「孟雪維克」在黨的會議上發生衝突後，蘇俄社會民主黨內所產生不團結的情形來相比。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這兩個派系，直至一九一二年，尚未發生組織上的最後分裂，以及建立獨立的黨派。中共甚願以列寧在建立布爾雪維克黨時所作的鬥爭，作爲他們的榜樣。中共又指出了，在確認蘇聯共黨的權利時所引起的爭執中，蘇俄以「大多數」的名義，迫使「少數」的發言人——中共，接受它的觀點。目前的情勢，已與過去一九〇三年的論戰大爲不同了，現在，共產主義新的分裂，不僅影響到與許多共黨有關的一個世界性的運動，而且亦對許多國家的整個組織將發生影響。十億生活在共產主義控制下的人民，分裂成了兩個陣營，幾乎有四分之三在北平霸權之下，而僅有四分之一屬於莫斯科。

北平與莫斯科間爭權的鬥爭，刺激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分化的進化。運動的每一個機構，都受到了影響。世界共產主義，今日已呈現了一種分化的狀態，因此，必須對東歐、東亞與東南亞，西歐、及拉丁美洲等集團加以分別的看待。在東方及非洲的共產黨，均擁護莫斯科，自一九六三年的秋季莫斯科採用了一公開的滲透」政策之後，他們被授命在既存的一黨政權中進行活動。

這篇論文對分裂的分析，結論認爲世界共產主義已趨沒落，但其基本上的侵略性仍未減少。權力分裂的趨勢已漸加強，不僅對東方地區，而是對整個世界。結果，鼓勵了衛星國家，尤其是歐洲中東部的國家，爲反抗莫斯科的團結與合併的計劃而自衛。由於中共正面的攻擊，蘇聯共黨被迫做兩線鬥爭，因此給予了蘇俄境內的進步勢力很大的便益。北平與莫斯科間的鬥爭，正如一種催化劑，它加速了蘇俄國內以及其對外關係變化的進行。它而且給予了蘇俄的歐洲附庸，在對蘇俄的霸權關係中，更形鞏固他們自治地位的希望。這種情況，爲西方世界開拓了一個機會，可與歐洲某些主要的國家，建立起密切的接觸。

甚至這兩個大的共產勢力，亦未能逃避了分裂的影響。他們爲了爭奪最高權勢而作的激烈鬥爭，使他們覺得，他們是屬於兩個世界的，在他們的本質上，就有基本的不同，其中包括種族，以及他們的民族傳統與思想習慣。由於中共民族意識的加深，增強了中共與亞洲的關係，亦使蘇俄再次的將它的目標轉向歐洲。